

预言家之井

俄罗斯
新实验

POCCYB

小说系列

〔俄〕尤里·科兹洛夫 著
黄玫苗 谢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预言家之井

Колодец пророков

俄罗斯新实验小说系列



〔俄〕尤里·科兹洛夫 著

黄玫苗澍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预言家之井/[俄罗斯]科兹洛夫著;黄玫,苗澍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俄罗斯新实验小说系列)

ISBN 7-5006-5177-5

I. 预... II. ①科... ②黄... ③苗...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6312 号

Юрий Козлов

Колодец пророков

中国青年出版社通过中华版权代理公司和俄罗斯

著作权协会获得本书的中文出版发行权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01-2001-0535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84035821 发行部电话: (010) 64010813

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2.5 印张 2 插页 275 千字

200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7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24.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84039659

实验的文学

——代前言

俄国文学在探索，在实验。

它无可回避地走进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阶段的主要特征就是实验。用实验的眼光看去，会觉得生动有趣，值得琢磨，于是也就少了些不顺眼，少了些今不如昔的叹息。

这个新阶段是文学的戏剧性过程的结果。它仿佛一夜之间经历了太多的变故。先是文坛卷入政治漩涡，作家们奔走鼓号“公开性”，无暇也无心顾及创作。这本有益于文学反思的社会参与，后来竟变成文人的宗派斗争，旷日持久，余绪至今不时可以感到。所谓民主派与爱国派的对垒，在局外人看来并非水火不相容的矛盾。文学观念上有歧见有争论，正是形成多元互补的条件，是文学的一种自由追求。所以，渐渐地文人相轻的攻讦也就只能招来鄙夷的眼光。

与此同时，回归文学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波。读者突然发现，俄罗斯文学还有那么一大片新鲜而精彩的天地少为人知。一时间，阅读兴趣集中到了境外侨居作家的创作，还有国内作者长期遭禁如今蜂拥而至的作品上。但冲击主要还不在争取读者，而在创作思想。境内文学六十年代以后虽也呈现出多样性，终归是官方意识形态所能容忍的多样性。如今人们看到文学竟也可以有另外的写法，自然会比较过去，权衡优劣，琢磨

着如何冲破习惯思想的牢笼,更新创作的面貌。文学观念的这种转折,带来了一时的文坛沉寂,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可是,当文学从反思和自省中走出,面对现实的时候,外部条件又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巨变。一方面是社会生活陷入动荡和窘困之中,种种矛盾错综交织,许多传统的价值观遭遇挑战,令作家们无所适从,难以下笔。另一方面,在信息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文化上确立了多媒体争雄的格局,把文学挤向边缘,往日举国捧读作品的风光难再,创作随之失去了强劲的需求。

这些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疾风骤雨顷刻结束了一个漫长的时代。最近十余年来,俄罗斯文学就在这样的“内忧外患”环境中,开创一个新时期的历史。迄今可见的成果,不难想像算不得丰硕,品评也必定聚讼纷纭。于是忧心文学的人便颇多微词了。有人说俄国文学死去了,有人说俄国文学只剩了马丽尼娜、阿库宁的消闲小说,有人问今天主宰人们心灵的大师在哪里?有人问谁来做灵魂的工程师?实际上,文坛现实并非那么令人沮丧。俄国文学没有死,也没有沦落为消遣文字。相反,它在新时期表现出的特点,倒很值得我们关注。

世纪之交的文坛剧变举不胜举,但最根本的变化,是俄罗斯文学终于成了自由的文学。它十年间的得与失,说到底,都系于这一基本的事实。只是日复一日,这个事实已经司空见惯,形同平淡无奇的生活常态,人们就不加特别的理会了。可忽略了根本动因,是理不清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的。

在旧俄国,文学从没有享受过自由,历来生活在专制制度书刊检查的阴影之中。苏联时期则是以革命的名义实行思想的钳制,文学首当其冲,同样被笼罩在意识形态斗争的阴影之中。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文学才走上真正自由发展的道路。

从实际层面上说,这个自由的文学,就是没有书刊检查的文学,没有文字狱的文学,没有逐出国门的文学,没有打压挤的文学。从精神层面上说,这个自由的文学是独立思考的文学,是诉诸智慧与良知的文学,是崇尚创新的文学。当然,这样的精神境界,是文学进入自由王国后追求的理想状态,也许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状态。现在还只能说文学具备了自由发展的基本条件。但应该看到,就是这些基本的条件,已经产生了积极的效应。

民族文学一分为三,人为地破碎了大半世纪,今天重又汇成一体。在摆脱政治意识羁绊的自由空间里,它们不是谁吃掉谁,不是谁尊谁卑,而能平等对话,相得益彰。从近期多部不同视角的文学史著述中,就看得出这种捐弃成见、尊重史实的独立研究之作。伴随着文学裂痕的弥合,是文化断层的再续。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空前高涨。这景况很自然使人联想到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化复兴。那时看上去言人人殊,杂乱无序,实则是民族创造力的大释放,是文化思想的飞跃,有大量的文化精品为证。我们不敢预期新世纪之初重现这一景观,但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学能赢得一个真正宽松自由、统一而不划一的生存环境,不可不说是一大幸事,它的意义更远在于未来。

对创作来说,新环境带来的一个好处,是能充分自由地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和文学传统。罢黜百家,言归一尊的专制思想,不仅曾施于今人,也普遍用来剪裁古人。以阶级属性和政治功利定取舍,传统文化中许多优秀的东西遭到否定、禁止、湮没,进不了创作者的视野,也就谈不上继承和发展了。如今,一切禁忌打破了,挖掘民族文化中的思想资源和艺术经验,成为作家和研究家的风尚,乐此不疲。

与此相关联的,是文学走上了国际间交流互动的舞台。现在的创作界,尤其是青年作者,对了解和借鉴外国的文化和文学,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无论是古代神话、宗教经典、欧美各种流派小说,以至东方包括中国的作品,都越来越多地得到俄国作者的呼应。这与其说是外来文化的影响,不如说是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研究界更是把世界范围的文化思想和文学理论,设为大背景和重要出发点,在这个语境中讨论俄罗斯文学问题。对闭关锁国长达五六十年的俄罗斯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为此不仅要破除意识形态纯洁性的说教,还得抛弃沙文主义的妄自尊大。无论如何,俄国文化同西欧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人为的隔绝只能得势一时。一旦柏林墙倒塌,排除了后顾之忧,科学求实的作家学者很快便恢复起文化的对话。而只须睁眼认真地看一看周边世界,愚弄百姓的帝国神话就不攻自破了。这样,看待世界和看待自己,观念上都得到了一次解放。

文坛嬗变的事实,足以说明自由空间的弥足珍贵。不过这还只是外部的自由,是保证一种自由的社会政治乃至宗教文化的环境。自由的创作环境,并非自然而然地产生优秀的文学。历史每每证实的,倒是相反的情形。越是面对思想专制和政治打击,人们越能坚持抗争,呕心沥血地创造出好作品。压力一去,奋进精神反而容易松懈。在思想自由的社会条件下,同样常常是压力逼出动力。作者生活的困顿,道路的坎坷,精神的痛苦,往往滋养着写作的意志和深邃的思索。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天然地宠爱无自由、多痛苦的人。

对文学本身来说,自由是一种考验。俄罗斯文学在考验中走过了第一个十年。自由空间,不是一种真空,不是杜绝了矛盾斗争的一派和谐,不是风和日丽的百花竞放。尤其是俄罗斯

刚刚熬过的十年，充满动荡和痛苦。在急剧的政治经济变革中，社会生活光怪陆离，宿命思潮层出不穷，势如大河决堤，泥沙俱下，冲击着人的精神世界。此时此境，文学何以自处？它应怎样认识生活，怎样定位自己，怎样不辱前人，怎样不负来者？一句话，它如何运用千载一得的自由？可见，而今的考验，首先也是主要的，发生在作者的意识中，在作家的创作思想上。

俄国文学在传统上向来珍视一种无需授受、灵犀自通的品格——人生的责任感。这大概是民族历史二百年间一直处于变革漩涡之中所使然吧。作家多是有话要说，不能不写，或为改变世道，或为拯救灵魂，有的恋家国情结，有的替生命张扬。他们总感觉肩上有副担子，甚至对人生怀有负疚之心。正是这种个人的文学使命感，让他们无法逃避现实去隐遁山林，或者沉湎于小我而吟风弄月。十九世纪的文学里，对“多余人”恨铁不成钢，尽管大多把这原因归咎于社会环境，但那立足点是清晰可见的：人生应有益于社会。至于发问“谁之罪”，“怎么办”，疾呼“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更是充满了变革社会的激情，成为文学的基调。二十世纪初在时局动荡而文化勃兴的背景下，文坛派别林立，创作思想相当复杂。但随后的发展依然彰显出文学赤子的拳拳之忧。革命文学不消说。那些“离经叛道”的杰出作家，哪个不是靠社会良心支撑着自己沉重的笔？就连逐出国门的人，飘泊异乡还笔耕不辍，就是因为把丰富俄罗斯文化视为自己生命的意义。新的世纪开始，变异之风吹彻文坛，思想的丰腴和纷乱，很像上个世纪初年。我们虽非亲历却是目睹了这一切，应该说有着真切的感觉。若以这些年的文学实绩来说，较为重要和优秀的创作，无不透露着艺术家对时代和人生的关注。痛思历史伤疤的反乌托邦主题，未

世般动乱的灰色景象,家国衰败中的精神失落,困顿失衡生活带给心灵的震撼,还有当下社会众生相的速描式讽拟,可以说毫无例外都是对俄国现实的探索思考。挖掘提炼的深浅得失或有不同,为时代立言,回应生活的诘问,这种创作取向依然生机勃勃,恐怕是无可怀疑的。

文学传统中另一个富有魅力的品格,是作品向来洋溢着艺术家的激情。他对自己的艺术世界心驰神往,庄谐褒贬,情见乎辞,让读者共享他对生活的感悟,对世界的把握。俄国艺术家面对生活,少不了冷静和冷峻的眼光,这正是他们深沉之处。但超然艺术世界之外到冷漠,到不问是非曲直,到含糊暧昧,这种不见灵魂徒劳躯体的写作,却是人们最大的忌讳。而且,用心灵感受,用心灵写作,在俄国几乎就是遭遇痛苦。嬉笑怒骂,固然皆成文章,惟有痛苦最具爆发力,可谓是激情的基本旋律。这大概表现着一个民族体验人生道路时独特的选择。即使在感受喜悦,品味美好,憧憬光明的时候,它也放不下一颗沉重的隐忧的不安的心。

再进一层看,这个文学不喜欢浅尝辄止,不满足演绎故事。诚如人们所说,在俄国诗大于诗,诗不只是诗。这话里的诗是泛指文学。文学大于自己,意味着文学在艺术世界的背后蕴含着沉甸甸的思想。什么思想呢?一句话,是对人心世道的揣摩苦思。人心的善恶,人格的价值,生命的意义,这种围绕人性与生活的终极的却又永无终结的思考,在每一时代和每一天才作家的作品里,都闪烁出簇新的烂漫的火花。文思的丰厚与精彩,就在于恒久的题目翻出崭新的阐发。十九世纪且不说,上个世纪的高尔基、布宁、肖洛霍夫、阿赫马托娃、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拉斯普京等人,今天被文学史家推为经典,不正因为作品的意蕴高远,对时代做出了深刻又独到的思

想开拓吗?! 他们每个人的艺术世界都是独特而无可取代的, 贯注于这个世界的感受与精神都是前无古人而振聋发聩的。通过他们, “有思想的文学”才在俄国得以发扬光大。

要拿传统的这种品格作为衡量的尺度来看, 当下文学表现给人的印象可是大异其趣了。如果说作者主观上都还固守着创作的使命感, 领悟生活, 不吐不快, 那么他们在作品中对艺术现实流露出的情感态度和价值立场, 却变得复杂而纷繁。问题首先在于有没有真挚而深沉的激情, 这激情是否够得上积极的向善的精神力量。读当代的俄国小说, 人物情节容易有吸引力, 像推开窗口一览五光十色的异域生活画。可是作者的态度, 他的情意所系, 有时却朦胧得叫人捉摸不透, 或者摇摆得叫人把握不住。更有甚者, 似乎作者完全隐退, 只见生活的流动, 铺陈人与事, 却看不到一以贯之的情感逻辑, 缺乏生气也就形不成艺术的意境。作者的缺位使原本就扑朔迷离的人物事件越发难断妍媸。同时, 又存在另一种极端, 不论讲述故事还是刻画人物, 似乎不由自主地概以嘲讽出之, 给人一种对生活孤傲不敬的感觉。至于说到底层的哲理意蕴, 原非强制可得, 它的创造需要长期的积累, 正如它的解读要待以时日一样。以此求之于眼下的作品, 是不够公道的。这样, 今天的俄罗斯文学在我们眼前, 迷蒙中成了一片灰暗, 比起往昔的辉煌真是黯然失色了。实际上, 如我们前面讲过的, 这种估计和看法同样是不够公道的, 它既忽略了文学现状积极的一面, 也缺乏理性的前瞻。

写自己的时代, 能把握准确而且深刻, 本就缺乏时间的距离, 何况面对的是翻了个的世界。阶级革命, 过犹不及; 军事帝国, 盛极而衰; 经济转轨, 震荡社会。所有这些反转来引起心灵的震动、彷徨、挣扎、自省。此时此刻, 要求作品一切恰如其分,

具有正确鲜明的立场和价值观,高超的眼力和沉稳的情调,其实是对审美过程缺乏见识的表现。在大多情况下,作家不是不为而是不能。当然,就在今天杰出的艺术家仍可贡献出不同凡响的作品。他们不仅眼光和功力过人,且一向便以揭露社会人心的弊端为能事,如今写满目疮痍的人生,思路可说是一脉相承,不须转什么弯子。再者,创作上那些看上去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照传统相形见绌的地方,倒常是实验、探索、创新的所在。说到探索,最大的课题莫过于怎么认识今天的社会,如何在多元的世界感受中独树一帜。文学创新最深刻的来源,在于对人与生活的感悟理解,而感悟和理解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举其大者如文化史观、哲学思想、宗教信仰、民族精神等等。自觉地调动不同因素获得独特的世界感受,用以打破因袭前人和墨守戒条的写法,此前也有人为之。只是如今这已不再被视为离经叛道,如实地成了艺术创造的自然之理。可想而知,当这种探索在自由的空間里蔚成风气之后,伴随成功而出现失误便屡见不鲜了。不仅如此,但凡不习惯的东西,如果不能一下子抓住人心,往往招来困惑甚至讥笑的目光。拿感受领悟世界来说,依靠理性求实求真,是写实文学的基础,似乎也是文学视角的正宗。而依赖直觉和幻想,从现实中感悟到超人和超自然的支配力,感悟到神祇的意志,感悟到非理性的神秘境界,就好像事涉旁门左道而遭人冷眼。现代作者有的更进一步,把眼下真切的现实同虚幻无际的想像融为一体,假作真来真亦假,艺术世界变得难以捉摸,不接受的人们于是斥为怪诞荒唐。这种遭遇在新时期的艺术形式探索中,尤其常见。可正是在这近乎离谱的探索过程中,统治文坛的“大思想”和“大风格”彻底瓦解了,创作从虚假回归到真诚,从人为的一元回归到自然的多样。而且,随着斗转星移,文学已经跨过了前两个

世纪,正走向前所未有的千姿百态。

就此而论,俄罗斯文学显然处于大实验之中。也因此,我们把选译的几部当代俄国小说称作一个实验小说的系列。它们的共同点,首先是主题与故事反映了社会的不同方面却都有可读性和吸引力。其次,在艺术表现上大都求变求新,颇具创意。再次,作为实验文本,它们足以引起读者的关注以至争议,大有助于对文学嬗变的思考。这些就是我们决定取舍时想到的根据,也是我们译介所追求的目的。

白春仁*

2002年11月于北京

* 白春仁,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A

每次经过阿尔巴特街，伊拉里奥诺夫总要留心一下那个算命的女人。逢好天儿，她总是在摆着纸牌的小桌旁蹀躞。纸牌是古埃及颅毙牌，人称死亡之牌，世所罕见，更不要说在20世纪末的俄罗斯了。碰上雨天儿或大风天儿，算命的女人就会转移阵地，带上小桌子挪到瓦赫坦戈夫剧院那阴暗的散发着霉味的柱廊下。用这种纸牌算命，并没有复杂的诀窍，记得有一次伊拉里奥诺夫还帮她算过，记得他当时很惊讶：那张古色古香的小桌子，连同推测个人、国家、社会与民族未来命运的五颜六色的牌具，竟是那么不起眼。

伊拉里奥诺夫离开霉味熏天的柱廊，抬腿走进雨中时，回头望了一眼。那个算命女人的眼睛在昏暗中熠熠发光。古埃及人像夜晚飞蛾扑火一般飞奔向这光亮，想探得本不应打探的事情。因为，如埃及的人身驴头塞特神（当然，有时被描写成啮齿动物，同时像鼠、獾和獭）的一则戒条所训，知道太多会使生活失去意义。伊拉里奥诺夫想起了埃及历史，它漫长而神秘，仿佛星空中时生时灭的亮点，想起了埃及历史上某些时代是严厉禁用死亡之牌测卦的。对于那些敢于打破禁令的算命者，要弄瞎她们的眼睛，为的是熄灭那不合时宜的光亮，偶尔还会，用计算机语言来说，从她们的眼睛里扫描下从幽暗的时光之河中下载的未来的信息片断。假如需要改变被预见到的命运或未来，使其往别的方向发展，那也很简单，拿起那把专门仪式用的刀子——织针模样的又窄又长的刀子——刺中算

命者。

颅毙牌——死亡之牌——穿越时光、禁令与国界传了下来,就像一切与人之本性(也许是能够控制所谓生命的自然之力)相关的真理,确切地说,是与这种本性本身素来存在的不完善(也许是人无法理解的完善)相关的真理穿越时光、禁令与国界不断流传那样。

伊拉里奥诺夫相信,绝大多数走在阿尔巴特街上的人不知道颅毙牌为何物。他虽然对算命并不很在行,但毕竟以前了解过普通读者不易看到的外典^①(即未进入《圣经》正典的)文本,那里讲道,上帝把亚当与夏娃逐出了天堂,并不是因为他们偷尝了智慧树上的果实,而是夏娃假借颅毙牌向亚当推测出了人类的命运如何。

曾几何时,戴圆帽、蓄分缝胡子的哈西德派教徒,把自己当做毛拉的伊斯兰教好斗的原教旨主义者,身穿晚礼服的洗礼派教徒,穿着紧领毛纺常礼服的古老信徒派教徒,打着各式各样的旗号,冲击国家图书馆。事情的起因倒并不直接是这个文本(当然,文本保存在别的地方,被放在密封的电子保险箱里),而是征引了这个文本的其他一些文本。这样一来(如果信了非正经类文本),甚至连上帝本人都对颅毙牌束手无策了。

他们毁坏了天堂。

近些年来,伊拉里奥诺夫不再相信指点迷津式的感觉“这儿似乎不是这个样子的”,这种感觉以前并不模棱两可,而是温度计般的准确无误。当文明遭受毁坏的时候,“这儿似乎不

^① 亦作“旁经”或“圣经外传”,犹太教、基督教对前二世纪至后二三世纪间,各种以《圣经》形式写成,但终未被正式承认为正典的著作的总称。——译者,下同。

是这个样子的”从一种倾向而变为了准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评价环境的新的（开始时总是令人不愉快的或误以为感到不愉快的）说法。伊拉里奥诺夫先前的工作单位（现在叫做联邦安全厅）例行（算起来是第十四次）重组，进行了裁员，他被辞退了，所以他同老百姓一道生活在“一切都不是这个样子的”这种令人不快的境况中，同老百姓一道改变着自身，适应着，就像离开大海的鲭鱼总变异着、适应着陆地上有空气的生存环境。

所以，伊拉里奥诺夫觉得，即使是算命的女人在喧哗的阿尔巴特街上，在瓦赫坦戈夫剧院那霉味熏天的柱廊下摆着世上最古老最稀罕的颅毙牌算命，也已不是什么不可理喻的事了。

伊拉里奥诺夫对这种事情本来就不感到奇怪。一年前，也是在这阿尔巴特街上，他花了一百美元，从一个穿着像史前期留下来的高腰橡胶套靴、在严寒中冻得瑟瑟发抖的流浪汉手中，买下了一幅伦勃朗的画。“伙计，你那儿是什么东西？”伊拉里奥诺夫瞥见从流浪汉黑色大衣内露出来的一张纸，纸的自然模样和古色古香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他停了下来。“伦勃朗的画，《独眼天使》，是真迹。”流浪汉老实地（这一点是后来才得到证实）回答道。“要多少钱？”伊拉里奥诺夫边问边想像着这个不幸的天使是在怎样痛苦的情形下失去左眼的。流浪汉要价一千块，但一百就出手了。“他怎么只有一只眼睛？”伊拉里奥诺夫问，尽管他并不想得到专业的回答。流浪汉推测说：“也许是黑灯瞎火的，撞在了大树上？也许是哪个恶毒的娘儿们给抠的？”“给自己买双毡靴吧。”伊拉里奥诺夫建议说。“有人欢喜有人忧：伦勃朗的真迹卖一百块，毡靴卖五十块。”流浪汉颇富哲理地说道。“真的是五十块吗？”伊拉里奥诺夫

问，毡靴的价钱甚至比想像中抠瞎天使一只眼的恶毒妇人更让他感到惊讶。“是啊，在梯盛斯基集市上卖五十块。”流浪汉肯定地说，“独眼天使们在那儿是没有人买的，而在神圣的罗斯早已无人擀做毡靴了。”

即使是对自己目前的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职务——残损手稿部主任，以及收入——毡靴价钱的一半，伊拉里奥诺夫也未感到过奇怪。国家图书馆有一半图书被偷走了，有一半地方被水所淹，可恶的老鼠们还异常猖獗，伊拉里奥诺夫在这样一个几乎名存实亡的图书馆领导一个虚设的部门，每月正好挣一只毡靴的钱（少得可笑）或四分之一幅伦勃朗的《独眼天使》的钱（多得离奇）。

对突如其来的基本谋生方式，即便来得很虚幻，他也不觉得奇怪。作为残损手稿方面的一名专家，伊拉里奥诺夫参加过美国摩门教派的一个大型项目：为全球计算机互联网制作电子版《圣经》。伊拉里奥诺夫所做的，是把《圣经》（确切地说是一些《圣经》选段，因为把整部《圣经》“翻耕”一遍，艰难之极犹如喝干海水）改编成超大型的电脑小说，也就是内部分出无数个文件（完全独立的情节）的长篇小说。粗略地说，潜在的读者（使用者）一旦开始阅读电脑屏幕上的《圣经》文本，又假定他对随便遇到的“艾里班”这个名字感兴趣，他就能够从基本文本的做满了多级标记的主干道，转入带刺灌木与柏树丛生的崎岖的石头小径“艾里班”。在这条昏暗的小径（《圣经》中的大多数犯罪都发生在黄昏）上，可以看到躲在石头后面等待过路人（十六岁的牧羊人萨维尔即后来的帕维尔不幸成了这样的过路人）的艾里班强盗。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让伊拉里奥诺夫吃惊的话，那么这就是由于各种情况的巧合，也由于摩门教徒和罗马的国际互联

网总部的官员们对著作权的无以言传的崇敬之情，他被正式认为是把《圣经》改变成网络超文本小说方案的思想之父，可以说，是这一卓越的知识产权的拥有人。在关于馆际电子信息系统交流问题的国际研讨会上发言时，伊拉里奥诺夫没头没脑地胡说了一通，他认为，正是《圣经》应该成为网络小说。而且在网上，在形形色色的半色情的垃圾文学当中，只有惟一的一部已相对完成了的网络小说在游来荡去，这部无名作者的小说在伊拉里奥诺夫看来是相当平庸的，其名《菲利克斯》能传达给读者的信息少之又少。

项目的赞助者是摩门教教徒，他们支付给伊拉里奥诺夫不菲的稿酬——养家糊口绰绰有余，但比起电子版《圣经》，伊拉里奥诺夫想出来的国家图书馆（简称国图）残损手稿部几乎让他们同样感兴趣，而且他们像哈西德派教徒、好斗的毛拉、洗礼派教徒、古老信徒派教徒以及其他的对人类历史着迷的人们一样，也对一个致命的名称感兴趣，这个名称在森林一般众多的电子版《圣经》中尚未出现，尽管电子版《圣经》森林发展迅捷，像一个不停地给丈夫戴绿帽子的不忠的妻子那样，分出各种新文件，各种最新的文件，各种超最新的文件，各种超超最新的文件。

“不知道她算一卦要多少钱？”伊拉里奥诺夫想了想那个算命的女人，便从阿尔巴特街向西夫采夫-符拉日克拐去，他就住在这条街尽头的一座旧房子里。这座很大的房子一会儿要被拆掉，一会儿又被留了下来。商人、银行家、莫斯科政府、“老莫斯科”市政自治区隔三差五地前来这座房子，许诺着会把居民妥善安置在米金诺四号和拉斯托尔格沃二号，而且还要送每户一辆旧进口轿车。但不知怎么搞的，到紧要关头就泡汤了。伊拉里奥诺夫认为，在房子未交出去之前，有人就会想